

史事钩沉

辛亥“反正”与北海外侨活动

原广东省钦廉地区辛亥“反正”，本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发生的“三那抗捐”(那丽、那彭、那思反抗苛捐杂税)诱发“钦防起义”而起。廉州府城于同年五月又先后发生饥民抢米、捣毁英国教会医局与德国教会学堂等事件。北海作为开放口岸，驻有英国控制的海关税务司和英、德、法、比、葡、奥、意、美等国家的领事馆和商务代办，常驻的外国官员及其家属等不下200人，如果把德、法、英三国的教会及所属事业单位的人员相加，总数不少于400人，上述事件发生后，侨居北海的各国“老外”都十分震惊！凭着他们敏感的政治嗅觉，这块地方将要发生大地震了。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处在这种预感不祥的非常时期，所有在北海的老外都不分国籍，不谋而合，通同一气，统一应变。

公历5月14日下午，各国领事官集中法国领事馆(今北海迎宾馆五号楼)开会，研究撤侨以应变不测的有关问题。原来英国政府先得情报，派军舰一艘到北海港接侨。当晚，所有老外不分国籍，都将妇幼老弱统统安置军舰上，一时未能离开的各国官员和商务人员等，全都搬到海关大楼内，由税务帮办巴闰森统一安排住宿，以海关作为庇护所，通过英籍税务司阿歧森与上海海关总署税务司赫德专线电报联系的渠道，随时向各国政府通报情况并及时获得指令。税务司阿歧森本人则住在当时惟一高层建筑且处于廉北通道旁的私邸“波楼”(今中山东口岸外贸办的宿舍大楼)，以便居高俯察廉州北海通道上的动静。地方官府亦同时派兵勇30名前来保护。但他们仍不放心，由各领事馆提供武器武装关员，以“保护关产”为名，日夜值勤守卫。可以想象，北海洋关无疑成为小联合国，税务司阿歧森则是这个小联合国的“秘书长”了。与此同时，在“秘书长”指挥下，在华人关员内选派两名化装平民，深入社会作侦探，凡有新动态新传闻都要及时报告。

9月12日和19日，先后有“防城起义”以及新署北海镇总兵李准接到革命党人的策反信等事件，老外们进一步预感到“地下火山正在酝酿着爆发了”，都惴惴不安地过日子。

历史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1911年)的11月1日，广东都督胡汉民宣布广东独立。钦廉反正已是早晚的事了。北海海关与上海总署的函电一日数起。派出的侦探则专门以泊在外沙海边的廉阳水师舰艇以及在大西街的珠场巡检司挂什么旗号，作为政治气候的寒暑表。他们海陆兼顾，早晚不停，疲于奔命，都为这班老外的安全服务。

19日破晓，突然满街爆竹震响，锣鼓喧天。还在梦中的老外们都吓醒了，以为是他们预计中的“乱民暴动”发生了，纷纷作了可能做到的应变准备，泊在港中接侨的军舰看见市内烟火升空，亦以为发生刀兵事故，鸣笛示意岸上通报情况。原来廉州革命党人已顺利地接管廉州府和合浦县的政权，北海亦于次日反正，故市民燃鞭炮打锣鼓庆祝。此时，侦探们奔走相告：“水师舰艇和巡检衙门都降下了黄龙旗，挂上五色共和旗了！”北海易帜了！从此日起，结束了封建皇朝的旧日历，翻开了民主共和的新史页。

与此同时，德国、法国相继派来接侨的军舰各一艘与英国军舰一起，通过各国领事，向刚接管政权的民军代表提出武装登陆保护侨民的要求正等待答复，各国领事官仍一致听命于“小联合国秘书长”“吩咐(所有外国在北海的建筑物)暂不挂任何旗帜，免得与本埠军政机关作对。”显然是执行上海总署统一转达各国政府的指令而这样做的，他们对新政权的巩固尚抱怀疑。而广东省派来“协字”民军二标统亦已进驻廉北，弭乱安民，局势大定。民军代表庞玉珊照会各国领事，宣布军政府对外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负全力保护之责。至此，久居北海以此为第二故乡的老外都不离开，各国军舰都没有撤走一个侨民而开走。所有外国驻在机构的建筑物一律升挂了五色共和旗。